

# 国庆年假婚假连休,十月份不上班?

不少上班族盘算三假连休;劳动部门:法律上未禁止,但前提是单位许可

今年十一的八天长假对于上班族来说是放松身心的绝佳机会。不过,有人却似乎有些“贪心”,向单位提出了国庆长假、年假、婚假(或探亲假)一起休,加起来差不多一个月不用上班了……记者昨天从南京市劳动监察支队了解到,盘算“8+X”假期计划的人不在少数,但真正能实现愿望的却不多。

## 员工: 很想一“休”到底

“辛苦了这么久,终于可以舒舒服服地休个超级长假了。”记者在多家网站的论坛上看到,很多网友都在谈论“8+X”式休假,许多网友表示将“一休到底”,在8天长假之外,再把年假或婚假一起休了。

在某外贸公司上班的李小姐在10月2日结婚,国庆长假8天,加上晚婚假15天,如果再请个5天的年假,可以一连休息28天,度一个真正的“蜜月”。虽然计划很美好,但却不能如愿,尽管李小姐的

请假得到了批准,但丈夫单位的领导却没有批,最终他们的“8+20”计划落空。同样,在一家电脑公司当业务经理的刘先生也很郁闷,因为他的“8+10”方案也被公司委婉拒绝了,“我就想申请国庆8天假连着年休假一起休,但公司拒绝的理由很直接,说‘金九银十’正是忙的时候,不可能让我一下休大半个月。本来,我还打算连着探亲假一起休呢,看来不可能了。”

**单位:**  
都休了工作谁来干

据了解,部分职工近期提出“两假连休”“三假连休”

的要求,大多单位的人事部门都驳回了他们的请求,不少人碰了钉子。“单位说我这样等于整个10月都在休假状态,会影响工作,一定要让我调整时间。”“部门头儿说项目这么多,恨不得国庆假后面几天都要加班,连休半个多月,想都别想。”一家广告公司的人事主管说,节前他接连接到五六名员工递上的“8+X”式休假申请单,但他一个都没批。“国庆假期有8天,已经足够长了,十月离年终已经不远了,公司需要加紧做业务量。如果员工都这样休假,那公司岂不要停业了?再加上工作是具有连续性和合作性,绝大多数

工作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,某个环节的员工长时间休假不在岗,会影响到单位的整体运作。”

## 劳动部门:

法律允许,但得单位许可

“我的假期,我做主,我想怎么休就怎么休,”吴女士认为,想两假、三假连休的人不在少数,目前来看并没有明确规定员工不能这样休假,但是老板也没给出合理说法,就是不同意!

那么“8+X”到底行不行?对此,南京市劳动监察支队综合科科长戴登凯表示,带薪年假、探亲假、婚假是法

快报记者 项凤华



## 新中国首批少先队员 儿童节留下珍贵合影

这是一张珍贵的老照片!照片中戴红领巾的孩子,是新中国第一批少先队员。

手持这张泛黄的老照片,收藏者72岁的王醒老奶奶(第6排左4)思绪回到了约60年前:她和照片中一半的孩子,都走过五千里“小长征”。

吃尽艰辛,迈过坎坷,终于迎来了解放,过上幸福生活。这张照片就是1950年,他们在第一个“六一”儿童节留下的合影!

## 10岁孩子走五千里小长征

王奶奶是安徽省泗县王小庄人(今天的江苏省盱眙县晓庄村)。她的父亲王赞虞是中共地下党员,1939年,父亲在与日寇的一次战斗中,身中5枪壮烈牺牲,年仅29岁!

“日本鬼子投降后,国民党又毁了我的家。”作为烈士子女,年仅10岁的王醒被送到了雪枫战地服务团,跟着黄河大队4中队(苏皖边区党政机关一个代号)一起北撤了。

从江苏淮阴出发到安徽,再辗转到山东、河南、河北,这一路长达五千里。“我记得从山东到河北,我们一共走了40个日夜。”王醒说,那真叫一个苦字。路上,她得了伤寒,走不动路,为了不让她掉队,一位姓张的姐姐,找来一根绳子拴在她腰上,一路硬是拖着她前进。

“雪枫战地服务团100多个孩子就这么走过来的!”王醒说,照片中的孩子有一半都参加过五千里小长征。

战乱年代,王醒一直没有机会上学。1949年2月,雪枫战地服务团走过了5个省,又回到了淮阴。雪枫服务团并入了华东干部子弟学校,王醒终于可以安心上学了。

## 首个儿童节留下珍贵合影

1949年10月,随着新中国的成立,华东干部子弟学校也整体迁到了南京,王醒也打着背包来宁,在位于成贤街的新华东干部子弟学校继续求学。

1950年6月1日,她迎来了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一个儿童节。这一年,王醒和很多

快报记者 钟晓敏

## 他成功地策反了“余则成”

昨天,徐楚光烈士20多名后人来到雨花台为他过百岁生日

快报曾经报道过《潜伏》里余则成的原型之——周镐烈士的传奇人生。高居军统南京站站长的重要位置,周镐是如何转变为一名共产党员的?这就不得不提到中共潜伏战线上的一位英雄人物,徐楚光。是他,成功策反了“余则成”。“爸爸,今天我们都来了,来为您的百岁生日祝寿……”昨天上午,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馆里,徐楚光烈士的20多名后人从四面八方赶来,是家祭,也是一场特别的生日会。

## 妻子怀疑他投敌,与他离婚

徐楚光烈士先后有三任妻子,三次短暂的婚姻。

第一任妻子李腊梅,1930年与徐楚光结为夫妻,1936年受到当地乡绅迫害,被强卖他乡。几年后就去世了。

“我四岁时,父亲就去了外地工作。没多久,母亲被卖到他乡。”大儿子徐建说,不过,父亲即使在湖北老家的日子,也成天忙着工作,四处跑来跑去,很少回家。他从小是跟着四个叔祖父长大的,直到十四岁,才被接到父亲身边。

第二段婚姻,维持了四年。

1939年秋,徐楚光与河南伊川县人时海峰结婚。时女士也是一名共产党员。然而,1942年3月,有着丰富敌区工作经验的徐楚光,被八路军司令部秘书处派往南方沦陷区,专门从事情报策反工作。他成功打入汪伪政府,先后在中央军校任上校战术教官、军委会武官公署挂名上校参赞武官、军委会政治部情报局任上校秘书、陆军部第六科任上校科长。

这项秘密而重要的任务,对谁也不能说,包括自己的妻子。同是共产党员的妻子,以为徐楚光已经投身敌伪,愤而与他离婚。

第三次婚姻很甜蜜,不过,美满的生活更加短暂,才过了几年时间,徐楚光就因叛徒告密,在武汉被捕。

最后印记:61年前的中秋节

小女儿徐定生告诉记者,当时,任镇江地方法院院长的外祖父蒙冤入狱,关在扬州,母亲朱建平经常坐着船儿去扬州看望外祖父,一次,在船上认识了父亲徐楚光。“母亲



祭拜现场。第一排从左到右,徐楚光的大儿子、大儿媳、二儿媳、小女儿

通讯员 冯健 摄

对父亲很崇拜,觉得他文武双全,有思想有抱负。直到现在,每次提到父亲,母亲还是称他“徐老师”。后来,一次行动中,做卧底的父亲被“自家人”误伤了,中了一枪,住进扬州医院。母亲常去探病,渐渐两人产生了感情。

1945年,朱建平与徐楚光结为夫妻。当年11月,生下了女儿徐定生。第二年,组织上安排,又将大儿子徐建也接到了徐楚光的身边。

这是全家最快乐的日子,除了与第二任妻子生的二儿子徐恩铭不知下落,也算是“小团圆”了。

“我们先是生活在南京。父亲负责守沪杭等江南一带的情报、策反工作。不久,又被派到湖北、湖南一带工作。全家就搬到了长沙。”大儿子徐建回忆,和父亲在一起只生活了一年多,印象最深刻的,也是父亲留下的最后印记,停留在61年前的中秋节。一向很忙的父亲,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带着他和妹妹出去赏月玩耍。因为过节,继母朱建平打算给他买双皮鞋,父亲不同意,说孩子应该穿球鞋,穿皮鞋太奢侈了。后来还是继母一再坚持,才给他买了一双。然而节后不久,父亲就被捕了,后来又押往南京。

1948年10月9日,徐楚光被秘密杀害在南京保密局看守所内。这一年,他才39岁。

汪伪的税收局成了中共交通线

和哥哥相比,当时还年幼的徐定生对父亲印象更模糊。

解放后,母亲成立了新的家庭,继父对孩子很好。直到1965年读大学的时候,徐定生递交了入党申请,组织上审核材料才发现了她的身世。

“母亲在电话里说,你回来一趟吧,有事跟你说。”徐定生疑惑重重地回到家,这才明白,自己的亲生父亲是地下工作者。但是,当时没有明确的定论,有人说他是烈士,已经牺牲;有人说他是叛徒,去了台湾。“但是母亲相信他,相信他一定不会背叛革命。”徐定生开始去了解父亲的故事。

汪伪时期,徐楚光利用自己的身份建立起苏北猪只税收总局。这个局相当于猪等牲口贩运的交易场,政府收取一定的交易税。汪伪政府怎么也想不到,他们的敛财工具成了中共的交通线。我方交通人员凭着税局的员证,就可以通过敌伪的重重封锁线。装有生猪、咸肉、鸡鸭蛋、黄花菜及其他土特产的船只,也凭着税局的税单,从苏北抗日根据地,通过各个关卡运销江南敌占区,再换回药材、纸币、棉纱、百货等物资,充实我军需用。

在根据地反清乡、反封锁的斗争中,这条“生命线”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抗战后期,徐楚光成功策反了汪伪政府的最精锐部队警卫三师,造成极大影响。

1946年内战期间,军统南京站站长周镐引起徐楚光的注意。他和周镐是湖北老乡,又曾是同学,两人素来关系不错。聊天时,周镐常常流露出对国民党政府内部腐败的不满,于是徐楚光劝导他,最终成功策反,将他发展成为中共特别党员。

国庆长假,第一次全家来祭扫

为了徐楚光的革命工作,全家人都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。三次婚姻留下了三个同父异母的孩子,两个儿子一个女儿。兄妹天各一方。

徐楚光被捕后,妻子朱建平一心想救出丈夫。她将两个孩子分别寄养在远房亲戚家。独自一人去了解放区。直到1949年武汉解放,她随着大军进城,才再次见到自己的女儿。这时,大儿子已经工作,留在了武汉;女儿则去了北京。

“我和大哥哥始终保持联系,在父亲逝世五十周年、六十周年时,我们都来过雨花台。”徐定生说,大家一直在找二哥哥。可是父亲的第二任妻子时海峰离婚后,忙于革命工作,把二哥哥交给了无锡一户姓姜的人家抚养。1955年,时海峰在福州去世,想找到二哥哥就更难了。

直到今年年初,才有了消息。然而,二哥哥已于去年逝世。“嫂子告诉我,二哥哥也一直在找我们,在雨花台听说我们来过激动得不得了,但那时候不像现在通讯这么方便,主要靠写信。听说我在北京工作,他写过信,可是单位弄错了。去世前,二哥哥还叮嘱孩子,说他在这个世上还有兄妹,还有亲人,一定要帮他找到!”

昨天,也是徐家第一次全家的大聚会。徐楚光的大儿子、小女儿,以及二儿媳带着孙子辈、重孙辈,一行20多人来到南京雨花台。除了两三位因为出差实在无法赶来,其他徐家后人全都来了。

“今年是祖国六十华诞,也是父亲的百岁诞辰,前两天又是中秋节。正是国庆、家节都在一起了。”徐建说,父亲是被秘密杀害的,根本不知道尸骨在哪里,但是雨花台纪念馆里有父亲的名字,所以大家决定一起来这里举行家祭,为他“庆祝生日”。这个家祭的传统,今后也会一直传承下去。

“今年是祖国六十华诞,也是父亲的百岁诞辰,前两天又是中秋节。正是国庆、家节都在一起了。”徐建说,父亲是被秘密杀害的,根本不知道尸骨在哪里,但是雨花台纪念馆里有父亲的名字,所以大家决定一起来这里举行家祭,为他“庆祝生日”。这个家祭的传统,今后也会一直传承下去。

通讯员 冯健  
快报记者 孙兰兰

